

给命靠爹娘 活命靠土地

闯得关东才有好日子

锄杆不如笔杆 笔杆不如枪杆

冷言 雪峰◎著

皇天 后土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014033894

I247.5
3688

天后皇

冷言 雪峰◎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1616

I247.5
368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皇上后土 / 冷言, 雪峰 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387-4497-2

I. ①皇… II. ①冷… ②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93729号

出品人 陈 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杨 迪

装帧设计 孙 俪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皇天后土

冷言 雪峰 著

出版发行 /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 × 1000毫米 1 / 16 字数 / 543千字 印张 / 30.25

版次 / 2014年3月第1版 印次 /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52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

北航

C1721616

写在前面的话

千百年来，当洮儿河两岸浩瀚的科尔沁草原上，那一代代百姓早已化作尸骨，被黄土掩埋；当他们那平凡普通又是艰苦卓绝的劳动创造，在大地上留下的遗迹，早已变得残缺不全和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风采；当后继的子孙为了彰扬祖先的功德而立下的一座座丰碑，已经变得斑驳不堪甚至荡然无存的情况下，那个由一代代人传播下来的关于洮儿河和嫩江的故事，关于科尔沁草原无数英雄儿女的伟大操守和坚韧不屈的形象，却在几百万今人的记忆中，变得愈发鲜明，愈发荡气回肠……

楔子

清光绪末年，山东西部的一个小山村。

阴沉了一宿的老天，天亮时到底下起了雪。吼叫的北风卷着鹅毛大雪，翻身打滚地折腾，像要把沟沟壑壑填平掩埋一样。一些尿憋尿急的人们跑出去一趟，又都麻溜儿爬回到炕上，一边围着火盆丝丝哈哈烤手，一边茫然地盯着窗户，等待着风停雪住。

贴晌时分，山边风雪中走来姐俩。姐姐怀里抱着孩子，妹妹拎着两包红纸包裹的槽子糕，一步步走向村西的一户人家。一条钱毛钱刺的小狗摇头摆尾地跑出来，在她们身前脚后哽哽儿啼叫。妹妹拍拍狗的脑门儿跑进院子，可她马上愣住了：房门和窗户都被土坯插死了！

姐俩愣了愣，随即“哇”地一声扑上去。她们拼命拍打着冰冷的墙壁，揪扯着残破的春联，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：“娘啊，闺女给你拜年来了，咋没告诉一声就走了呀！”“娘呀，你领着那么小的孩子，可咋个走法儿啊……”

风越刮越响，雪越下越大。姐俩扑倒在雪地上，打滚放泼地哭嚎。她们嗓子哭哑了，眼泪哭干了。只有那条小狗，眼里淌着混浊的泪水，可怜地呻叫在一旁……

姐俩做梦也想不到，此时，母亲已经挑着一双儿女，和儿子们登上了山海关城楼。

站在巍峨的万里长城上，母亲放下肩上的扁担，透过滚滚泪水举目南望。不知站了多久，母亲又转身站到北侧垛口边。迎着呼啸的北风，母亲望着灰蒙蒙的天，白茫茫的地，久久地伫立，久久地凝视。

再次站到城楼前，母亲哽咽着说道：“孩子们啊，一会儿，咱就要跟随逃荒的人们，到老蒙古地方去了。孩子们啊，咱这一脚迈出去，不知要走多远，走到

哪里去，也不知啥时才能回来，还能不能……回来呀！”母亲抬手擦了把泪，看看儿女们，挺挺胸膛接道：“不管咋说，你们都要千万记住，咱韩家的亲人和祖宗坟茔，都在山东呐。咱要闯关东，就得憋下一口气，置下田产过上好日子！只有那样，咱才有脸再迈进这山海关啊！”

临行，母亲又指了指山海关城楼，说道：“你看人家那个状元，写‘天下第一关’几个字，偏偏把下字一点儿给落下了。那是落下的么？人家那是要露一手，下地以后再抛笔写上去！你们记住喽，念书，就得念到那个份儿上；种地，也得种到那个份儿上；做人，更要做到那个份上……”

……

第一章

李十五秧子家的一铺大炕上，躺了一水水十一房女人。他们全是李十五秧子一个人的妻妾，也是他从十五岁结婚开始，短短四年时光里创下的辉煌业绩。每到晚上，李十五秧子吃过酒饭喝过茶水，便哼着小曲儿来到这间屋子里，今晚睡一铺，明晚睡二铺，后晚睡三铺……

李十五秧子的女人，无论白嫩黑黄，高矮胖瘦，都是洮儿河两岸有名的美女。娶头房女人时，李十五秧子尚且不谙世事，当新房的灯光熄灭后，便乐颠颠蹦到媳妇身边傻呵呵睡去了。直到第三天，当墨染的天空爬上一弯月牙，在明亮的灯光下，玉美人羞答答解下兜肚露出两个白酥酥的奶子时，李十五秧子才顿时傻了眼。终于，在媳妇羞怯的引导下，他第一次做成了男人。说来也怪，恍然大悟的李十五秧子，之后不久便忙不迭娶进了第一房姨太太棉花包。当他趴到这个一身白肉的女人身上时，就觉着自己忽悠一下融化了。白嫩的女人干净，白嫩的女人可人，可令人倍感惊愕的是，那以后，李十五秧子却把眼睛盯在了皮肤黝黑的女人身上。随着勒勒车吱吱扭扭的响声，在山上放羊的双胞胎姐妹黑山羊紫姑娘儿，从羊圈一样的穷家迈进了李家这座天堂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转眼秋去冬来，在那个雪花飘舞的冬天里，李十五秧子又大排筵宴，娶进了膘肥体壮的大洋马和小山包。人就是那么回事，接下来的岁月里，李十五秧子又痴迷上了苗条，仅仅相隔几个月，相继用彩轿抬进了一掐腰和柳树条儿。古语说，美女不过百，这两个女人加起来，体重也不过一百五六十斤。李十五秧子乐得一天到晚闭不上嘴，可仅仅几个月，这个富家秧子又说：“呵呵，不能光有好看的，说啥也得整几个会贱的！”于是，又有小花猫百灵鸟跟小娇娇，叽叽嘎嘎地钻进了李十五秧子的被窝儿。

自古以来，关东大地就流传着一句话：“好男占九妻，赖汉一个还是人家的。”李十五秧子幸福，李十五秧子滋润，李十五秧子让人打心眼儿里羡慕。然

而，和李十五秧子一样年青富裕的辛文德，却对这个蒙古子弟嗤之以鼻。他不止一次地大吵大嚷“他妈的，靠爹妈在洮儿河边摆下的几千垧河湾地，娶进几房姨太太算个屁哇？我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马倌，短短几年，就置下几万垧耕地一群群骡马。虽说还没娶几房女人，可我他妈睡过的女人，能摆满几十铺大炕！”

辛文德的话，听着有些狂妄，但仔细掂量起来，又不能不让你对这个拿着讨饭棍过来的穷小子，暗暗竖起大拇指。他的富裕，他的发达，乃至他的威名远播，既出人意料，又耐人寻味，也充满了令人感叹的神话色彩。不知情的人难以想到，辛文德不但把男女之间那点儿欢快，挥洒得痛快淋漓，同时，也是借助女人的支持和力量，踏上了改变自我的人生之路，并一步步走向了成功和辉煌。

热河一个荒凉而偏僻的蒙古村落里，两间比猪圈高不了多少的土房里，住着辛氏一家老小。尽管全家人一年到头累死累活，可几亩薄田打下的那点儿粮食，还是让全家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可不管怎样，鼻涕拉瞎的辛文德，仍旧忘不了打滚放泼地玩耍。邻家闺女马三丫，和辛文德两小无猜青梅竹马，不知不觉中，便在心田里播下了情感的种子。当他们一天天长大，慢慢懂得了男女的区别，两个人反倒变得有些生疏了，再也没有了以往的频繁接触和欢快的说笑。

自古以来，男女间的事就是一个谜。那年大地一片翠绿的时节，三丫家里来了一个叼着长杆烟袋的媒婆，屁股还没坐到炕上，就喋喋不休地说道，她给三丫选中了一个有地有马的婆家。家人忙着陪伴和款待客人，可转眼三丫却不见了，家人以为闺女害羞躲出去了，也就没太在意她的去向。哪里知道，村西小树林斑驳的树影下，两个男女正紧紧地抱在一起。“你说呀，咱俩的事到底咋整啊？”辛文德瞪着红红的眼睛，抽抽搭搭地嘟囔着：“还能咋整，我家连个猪羔子都抓不起。”“那……过些天人家就来接人了。”辛文德抬手抹了一把眼泪，哼哼叽叽地说：“接就接吧，等赶集上庙会啥的，我去看你。”三丫听着哭得伤心至极，一边用拳头捶打着辛文德，一边不住嘴地数叨着：“窝囊废，你个大男人就这点儿脓水呀……”一晃两个月过去了，三丫的婆家修缮了房屋也过了彩礼。这一天，随着一片呜呜哇哇的喇叭声，一乘轿子已经来到了村子东头。与此同时，村西那片小树林里，心急火燎的辛文德，到底等来了满脸汗水的三丫，并扯着她的手一溜烟儿似的跑走了。

那个晚上，一向恬静的村子鸡飞狗跳：丢了媳妇的三丫婆家，三丫家以及辛家，吵成了一圈儿也打成了一团。可在一个破败的窝棚里，两个年轻人已经插草为香，虔诚地拜过天地，正搂着抱着翻着滚着亲着啃着，把一切大事小情都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了。夜深了，辛文德紧紧抱着三丫，禁不住喜极而泣。在此起

彼伏的蛙叫虫鸣声中，信誓旦旦地说道：“三丫啊，我们辛家积了八辈子大德，才娶下你这个好媳妇。你记住喽，我辛文德一定让你穿金戴银，一辈子荣华富贵！我他妈的要是有一对不住你的地方，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”沉溺在爱情海洋里的三丫，赶忙伸手捂住他的嘴“不行说这狠话，只要咱俩在一起，穷过富过都不打紧……”

转天早晨，一拨逃荒的人群里多了两个年轻人。他们拉着荒道一路往北而行。累极了，躺在草地上歇一歇；渴懵了，就趴到塘边喝几口泥水；饿坏了，只能战战兢兢地走进一家家院子，讨一口残汤剩饭……那个年月里，不是大旱就是洪灾，还有那些络绎不绝的讨饭队，哪家能有多少多余的粮食啊？没办法，一家家除了关门闭户死不开门，就是放出牛犊子一样的蒙古狗，把他们堵在院外赶出村子。实在讨不到吃的，他们就只能找个墙根柴垛的，饥肠辘辘地躺下来，打发着漫漫长夜。村子里的狗凶，山上的狼更恶，动不动扑上去把人撕乱。辛文德他们那个逃荒的人群里，一户人家因为睡得太死，两岁的孩子活活让狼给叼跑了。

足足走了两个多月，辛文德和三丫站在了洮儿河边。看着土地肥沃草原无边，两个人再也没有了继续前行的念想。于是，他们走进了呼力营子，辛文德走进了玉宝家的扛活队伍里。

浩瀚的科尔沁草原，是蒙古王公用之不竭的财富。他们不仅靠发展牛羊增加收入，也积极开垦荒地，收取地租钱粮。但管理偌大的草原，仅靠王爷实在身单力薄，于是，他们便在各地培植一个个“揽头”，替他们组织垦荒和放租土地。

呼力营子的揽头玉宝，是扎萨克图旗乌泰王爷的一个远方外甥，在这里实实在在发了几年财。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玉宝在白城一个朋友家多贪了几杯酒，骑马回来时偏偏遇到了狼，惊马在疯狂的逃奔中，把主人跌摔在深深的雪地里。马嘶嘶叫着跑回来了呼力营子，却把村东大院里的伙计和全村男人，悉数赶到了通往白城的野地里。在那漆黑的寒夜里，任何呼喊寻找均无意义，直到天色微明时，人们才在一处雪窝里发现了血肉模糊的玉宝。玉宝的命虽然保住了，却再也下不了地管不了事情，永远也做不成男人了。就是从那一天开始，马倌辛文德走进了那个尊贵的大院，像侍候亲爹一样侍候起了这个揽头。

起初，玉宝媳妇对男人让辛文德到家里来，心里着实不高兴。可是，一些日子过后，看到辛文德经常骑马去洮南白城，请郎中跑药铺，回来又忙里忙外煎汤熬药，女人就时常递过毛巾让他擦擦汗；有时辛文德外出回来晚了，女人心里就

真像缺少点儿什么似的；特别是遭到丈夫的无端吼骂，辛文德来到身边，一边温言软语地劝慰，一边细致入微地照顾，更让她激动不已。

这几天玉宝受了风寒，经常折腾发烧，甚至几度昏厥几度死去。玉宝女人一个妇道人家，尽管家大业大见多识广，可在关键时候反倒没了章程，凡事都靠辛文德到白城请了名医，才使男人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缓解。这天晚上，玉宝支撑着坐起身，辛文德和媳妇服侍他喝了粥喂了药，才对两个人感激地看了一眼，躺下身子昏昏睡去了。

玉宝媳妇给男人盖好被子站起身，拉辛文德回他的屋子躺下歇息，她则到厨房亲自动手炒起菜来。仅仅半个时辰，辛文德便被女人拍着肩头唤醒了，客气地让到了餐厅推杯换盏喝起来。夜空中，三星已经移到了天幕中央，不住眨眼俯视着大地；屋子里，麻油灯忽了忽了地跳跃，羞涩地照着两张紫红的面颊；饭桌边，两个男女你看着我我盯着你，像有好多话要说又说不出来的似的。

玉宝媳妇站起身，跑过去看看男人，又到外面去了一趟，回来后，就屁股搭着椅子边看着辛文德，不住傻笑说自己喝多了。说着说着，朝辛文德挤挤眼，便趴在了饭桌上。灯光下，玉宝女人油黑的发髻盘在脑后，随着粗重的呼吸，红缎子棉袄包裹下的身体起起伏伏，让辛文德萌生了想去抱抱她的冲动。再看看女人白皙的半个脸蛋儿，在酒精的作用下愈加白嫩粉红，也着实让他有了想去触摸亲吻的莽撞。辛文德想起了家里的女人，比这个女人要小六七岁，可是，她是那样黑瘦那样憔悴，远没有了年轻女人的姿色和风韵。唉，要是真能搂这娘们儿睡上一觉，也没白做一回男人……

辛文德知道，玉宝女人对他比以前好多了，有些时候有些动作，似乎已经向他表明了什么。可对于有钱人家的女人，他还是不敢莽撞行事。坐了一会儿，辛文德慢慢站起身，轻轻走到玉宝女人身边，站了一会儿看了一会儿，便把手伸向了她的脸。玉宝女人被拍醒了，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看着他。辛文德笑了笑，说想给婶婶讲瞎话。玉宝女人揉揉眼睛笑起来，“好哇，你讲你讲，婶婶最愿意听人讲瞎话了。”

辛文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便兴致勃勃地讲起来。他说：一个汉子贪黑赶路走晚了，借宿到一个寡妇家。寡妇开始有些迟疑，可在汉子的一再哀求下，还是留他住下来，条件是，只能睡在外屋柴堆上。汉子心里不是滋味儿，感叹着：嗨，求人的勾当，柴堆就柴堆吧。谁知刚刚睡下不久，汉子竟然啪啪打起火镰火石来。女人生气地问他咋了，汉子说：“光让我进屋，不让我上炕，急得我老汉打火亮。”女人沉吟半晌，又担心失火，便答应他可以上炕，条件是必须一个炕

头一个炕梢。汉子满口答应着，乐颠颠地上了炕。哪知刚刚睡下，汉子咔嚓咔嚓挠起裤子来。女人又问他咋了，汉子就说：“只让我上炕不给我肚，急得我老汉挠皮裤。”女人叹口气，于是应允汉子趴到她身上，条件是不能动。汉子又一次爽快地答应了，脱巴脱巴爬到女人身上。可趴了不一会儿，汉子竟然又拍起巴掌来。女人气坏了，一把把他推到一边，坐起身来吼道：“你又瞎折腾啥呀？”汉子咕嚕道：“光给我肚不给我眼儿，急得我老汉打手板儿。”女人听罢，一个高儿跳到男人身上，气急败坏地骂着“不让你动就不动，你他妈死人啊……”

辛文德讲完了，直把玉宝女人笑得淌出眼泪来，“好你个小崽子，在哪儿掏登来这些瞎话话儿！”辛文德看在眼里，心中禁不住一阵暗喜，嘴上却说：“我怕讲不好，惹婶婶生气。”玉宝女人急切地拍着饭桌，连连催促着“生啥气呀生气，讲得不错，讲得好，来来来你接着讲！”

辛文德略一思忖，冲玉宝女人嘻嘻一笑，便再一次比比划划地讲起来：一个男人赶了一群猪，找宿找到一个寡妇家。尽管如何不方便，寡妇还是允许男人住进另一间屋子里。谁知睡到半夜，男人过来求告说，若是能和女人住到一铺炕上，给她一头猪。女人想，反正也不搭啥，就乐呵呵答应了。男人爬上炕躺了一会儿，再次开言道：“让我和你住一个被窝儿，还给你一头猪。”女人迟疑了一下说：“睡一个被窝行，可不行动手动脚。”男人满应满许，于是，女人掀开被子让进了男人。哪里知道，男人钻进被窝只躺了一会儿，又一次说道：“妹子啊，你让我趴你身上，动一下给一头猪。”女人听了觉着是个便宜，就进一步强调说：“说话可得算数。”男人拍着胸脯说：“咱爷们儿吐口唾沫都是个钉！”女人乐了，一把把男人拉到自己身上。男人办事特别认真，每动一下便在嘴里念着“一头，两头，三头……”正当事情如火如荼时，男人却突然不动了。女人急切地问他咋了，男人沮丧地说：“猪没了。”女人愣了半晌，气急败坏地喊起来：“瞅你那个德性！你动吧，动一下我给你一头猪！”于是，男人再一次疯狂起来……第二天早上，男人走时，连女人猪圈里的两头猪也给赶走了。

辛文德讲瞎话的声音未落，玉宝女人便起身扭扭搭搭走向他，一屁股坐到他大腿上，“臭小子，不讲了不讲了，咱俩还得接着……喝酒。”辛文德心里嘿嘿笑着，不搭腔也不说话，大胆地架住她的胳膊，搂住她的腰肢站起身，趟着没有来得及清扫的柴草秸秆，拖拖拉拉地出了那间屋子。

在辛文德睡觉的炕前，玉宝女人站住了：“臭小子，你这是把婶婶弄哪来了？”

“婶婶，这是侄睡觉的屋子。”

“你屋就你屋，咱就在这疙瘩……喝了。”

“呵呵，要是喝多了，出点儿啥事咋整啊？”

“嘻嘻，咱俩能出啥事儿呀？”

“哈哈，这可说不准，深更半夜孤男寡女的。”

“没事没事，婶婶信得过……哎，你这臭小子，把手伸到哪里去了……”

事情的变化令人不可思议。前些天还是小马倌的辛文德，竟然骑上一匹高头大马，代表玉宝到各地的村街农户，收缴起地租和垦荒的钱粮了。

辛文德是聪明的。凭借年轻勤快和一张利嘴，不但把千家万户的钱粮如数收缴上来，还在那个冬天里，亲自带领十几个保镖，护卫着一辆辆马车，一次又一次地把钱粮送到王爷府上。腊月二十二，辛文德抢在小年之前，最后一次带领车马来到了王府。在一切该办的办理完毕后，辛文德掌握着恰当的火候，代表玉宝当然也代表他自己，向王爷表达了至亲至切的情意。遗憾的是，尽管辛文德把事情办得有板有眼，给乌泰带来远比往年都要丰厚的钱粮，可王爷却始终没露出一丝笑容，也没说出半句赞许的话。天快黑了，辛文德不得不带领众人哆哆嗦嗦走出来，在那扇黑色大门咣啷一声关上后，辛文德一把扯下冒着腥气的狗皮帽子，哽咽着喊道：“都跟我走，咱他妈下馆子去！”

一切的辛苦一切的殷勤，以及一切的成就，换来的却是无端的烦恼和苦闷。可让辛文德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，是年三十那天下晌，他和女人坐在饭桌旁边，正就着咸菜条往嘴里扒拉着高粱米饭，随着一阵冷风卷着雪花刮进屋里，王爷府的大管家推开了那扇破门。辛文德痴愣了半晌，赶忙跳下地，诚惶诚恐地接待着贵客。可管家对他殷勤让座的声音听而不闻，对递到手边的烟筐箩也视而不见，一双眼睛却久久盯着那张饭桌。辛文德的脸红了，转眼又白了，不住地嘟囔着：

“大管家，穷家日子过得寒碜……没法儿让您端这饭碗。”管家连坐都没坐一下，向门外挥了挥手，随着几个人扛抬两个麻袋放到地上，就迈开脚步扬长而去了。

看着管家几个人飞身上马，消失在一片雪雾中，哆哆嗦嗦站在雪地里的三丫，早已捂着脸抽搭起来。可辛文德却喜笑颜开，迈开大步走进屋里，伸手从麻袋里拽出猪肉和粉条，眉飞色舞地喊道：“媳妇啊，快点儿切肉炒菜，这回总算能喝几盅烧酒了！”三丫抹了一把眼泪，抬手指着他的鼻子数落着：“你他妈脸让熊瞎子舔了，还是心让狗吃了，日子过到这个份儿上，还咋翘脸喝酒啊？”

辛文德受到数落辱骂不但不恼，反倒挺直腰板笑得更加爽气了，“哈哈，你他妈老娘们儿，就是头发长见识短，明白儿告诉你，咱这穷家就要马粪蛋儿发烧了！”气得三丫脸色煞白，再一次冲他喊起来：“得了得了，还他妈发烧呢，你就等着发昏吧！”

辛文德看得透彻。那以后不久，他的预言果真得到了证实。

一天头晌，辛文德正偎在炕上，一边守着火盆烤手，一边焦急等待着烧土豆。随着一阵嘎吱嘎吱的踏雪声和几个身影在窗上闪过，屋门被推开了：诚惶诚恐的辛文德，还没来得及穿上鞋子，肥头大耳的乌泰王爷，已经跟着管家迈进了门槛。在瘪唧唧的屋子里，王爷回腿坐在没有炕沿的炕上，和辛文德说得高兴，也笑得响亮。直到抽完了三袋烟，王爷才把金色烟锅在炕墙上啪啪磕了几下，起身站到地上，“从明几个早上起，你就不能待在家里了。”“王爷您……”辛文德愣愣地看着王爷，话说半截又咽了回去。王爷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“没别的，那么多租地垦荒的事，再不着手就晚了。”辛文德结结巴巴地说：“王爷，我怕是……干不来这么大的事。”乌泰一摆手打断他的话，哈哈大笑起来，“别说那个，打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认下的揽头了……”

一个穷困潦倒的流浪崽子，睡一宿觉起来就成为炙手可热的揽头了，不但让那些租地户垦荒户倍感愕然，也令大大小小的地主心里泛酸。除在一些事情上百般掣肘外，还有鼻子有眼儿地向王爷汇报，说辛文德如何耍手腕欺瞒王爷，自己捞了多少油水。尤其有声有色地讲述辛文德，怎样勾搭玉宝女人，弄得玉宝人臊鬼羞，王爷跟着丢脸。可是，不管人们怎么说，说得多么难听，乌泰王爷就像聋了一样，什么也没听到；更像哑了一样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慢慢的，人们就从态度上，看透了乌泰心底深处的小九九，为此，谁再也不到王爷跟前去找那个没趣儿了。

那一年冬春，辛文德硬是抢在开犁播种之前，把所有耕地和计划开垦的草原，有板有眼地落实完毕。事实又一次证明了辛文德的能力，也更加坚定了王爷对辛文德的信任。不久，玉宝让人赶着牛车，把他吱吱呀呀拉进了王爷府，一边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向王爷述说自己的遭遇，一边请求舅舅别再用辛文德那个白眼狼。哪里知道，乌泰一改往日的和蔼亲善，扔给他几句一辈子都想哭的话：“别说了别说了，你都成了没用的男人了，别说人家没有那回事，就是有还算个啥事么！过两天你就搬回府里来，我想法儿给你安排个差事，那边的事你就别掺和了，一切交给辛文德……”

辛文德就是辛文德，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露出庐山真面目。

仅仅几年时间，辛文德就以小牲畜换大牲畜；少报出生的骡驹马驹和牛犊羊羔，多报谎报牲畜死亡数目；以及少报垦荒土地，多报歉收绝收面积；擅自提高租金租粮，从中渔利等手法，使自己成了暴发户。辛文德绝对不是玉宝，不但有深邃的心机长远的眼光，而且出手不凡，办事果断利落。短短几年里，辛文德不但得到了无边的土地草原，一群群骡马牛羊，也如愿以偿地搬进了大院，还把爹妈和四个哥们儿一齐弄到呼力营子，成了村落里说一不二的霸主。

辛文德虽说富裕发达了，但对乌泰王爷乃至王爷的家人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怠慢和失礼。王爷是赐给他土地牛羊的恩人，也是让他幸福荣耀的天神活佛。辛文德有一句话说得明白：哈哈，我爹我妈养我这个狗崽子，是让我到人世来受苦遭罪的。王爷没生没养我，却让我到人间享福来了。王爷，就是我的亲爹亲妈！

辛文德的心血和汗水，铸就了他事业的辉煌。可是，辛文德绝不是那些土财主，他看得明白，也活得潇洒。

每天早晨，辛家大院里的辛文德，都是在太阳升起丈把高的时候，才在使唤丫头的服侍下起身穿衣。去一趟茅房回来洗了脸，就有可口的菜饭端到饭桌上。每天早晨，辛文德都喜欢饮点儿酒，达到脸红了兴奋了浑身舒爽了，才放下酒盅酒壶喝两碗热乎乎的粥饭。待到太阳高高升起来，大地一片和煦一片阳光，才骑上心爱的枣红马，在李品一和心腹家丁的陪伴护卫下，不是到乡镇村屯去催缴地租钱粮，就是到山上打猎河边钓鱼，或者到女人堆里去打滚放泼。

当然，辛文德最喜欢去的，还是洮南白城那些花花绿绿的窑子。每当辛文德靠近了城门安全有了保障，便常常叫唤住跟在后边的家丁，让他们在城外的某个地方等候，这时，家丁便也洞悉了他的真实去处。辛文德玩女人不愿去汉人开的窑子，而最喜欢俄罗斯和日本的窑子娘们儿。每当逛完窑子回来，辛文德还往往余兴未尽，一边和家丁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。一边绘声绘色地给他们讲述，那一个个外国妞儿是如何好看怎样放浪，又是如何令男人欲生欲死的情节过程。只有这个时候，辛文德和他们才成了哥们儿，彼此不分什么家丁什么下人了。也许就是为了老爷的这份特殊礼遇，更是为了老爷的名声和家庭，他们在老爷向他们说完了乐够了之后，就从来再也没有人提及这些事。好像那些生动的人和事，都随着酒肉永远地吞咽到了肚子里，连一丝影像记忆都未曾留下。而且，有一段时间，辛文德几乎天天泡在窑子里，似乎什么都无所谓，什么都忘记了。

辛文德即使到乡镇村屯去催缴土地钱粮，也忘不了溜瞅一家家姑娘媳妇。只要见到年轻漂亮的女人，他就立马变成一条贪婪的恶狼，不管场合也不论生熟，都要嚎叫着跳起来扑过去。洮儿河南有个村庄，一个白姓蒙古人家有对双胞胎闺女。两个闺女出生时，恰逢洮儿河里莲花盛开，于是，姐俩便有了大荷小荷的名号。两个闺女从小天生丽质，待到十六七岁上，越发出落得荷花一样鲜嫩和美丽。因而，洮儿河两岸的人们，都在传着一句话：“洮儿河里千朵花，不如白家姊妹花。”辛文德到河南催缴钱粮，不止一次听说过姐妹花的名声，也曾目睹过姐妹花的风采，以至于从此便动了那个邪念。

过去有句话说得好“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”这天夜晚，科尔沁草原暑热难耐，借着半轮明月，白家姐妹俩乐颠颠来到河边，看看四周没人，便脱巴脱巴跳进了水里。那天晚上，白家爹妈好久不见女儿回来，赶忙来到河边，可哪有闺女的影子？于是，撒下人马打天磨地地寻找，挖地三尺也未曾寻到任何蛛丝马迹。正当白家亲人痛不欲生的时候，在几十里外一个孤吊吊的蒙古包里，辛文德正搂着哭啼啼的两个姐妹，玩儿得欲生欲死。一切都是那么荒唐，一切又都无可奈何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直到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一辆勒勒车停在了白家门前，两个闺女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，一齐回到了家里。同时撂到炕上的，还有沉甸甸的一包金银。

白家爹妈扑到女儿身上，一边哭着一边不住嘴地询问。当他们知道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后，就一齐骂起那些丧尽天良的胡子来。不管怎么说，如花似玉的女儿毕竟回来了，还带回了一家人多少年都挣不来的钱财，只能是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。第二天，面对亲亲故故和乡亲们，两个闺女说那天正在河里洗澡，就见两个仙姑从天而降，忽忽悠悠地把她们带到了一个云雾飘渺的地方。在那里吃了一顿鲜果，玩了一会儿，仙姑又驾着祥云把她们送回来了。闺女说得出神入化，人们听得云山雾罩，遗憾的是，不出几个月，闺女隆起的肚子把什么都说得明明白白了……

一天下晌，辛文德又循着鼓乐之声，在德申昭举办结婚庆典的赵家门前跳下马。走过众星捧月般欢迎的人群，辛文德哈腰走进低矮的土房，屁股还未坐到炕上，几块雪白的银元早已撂到了炕沿上。大老爷亲自前来参加婚礼，不但对赵家给足了面子，又随了这么厚重的礼钱，直把赵家老小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晚上吃过酒席，人客渐渐散去，可辛文德却盘腿偎向炕里，一边有滋有味地喝茶，一边敞亮地告知赵家：你们租种的三垧地，今年不收租金租粮了！听着这天大的喜讯，赵家爷俩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一连给辛文德磕了三个响头。月

高星稀，万籁俱寂。赵家人做梦也想不到，辛文德推开茶碗去了一趟外面，回来时，便毫不客气地钻进了西屋新房。赵家爷俩气得七窍生烟，可想想外面几个挎刀背枪的家丁，和大老爷今天的一系列恩典，只能抻抻脖子把火气咽到了肚子里……那以后，辛文德便成了赵家的常客。每次来，辛文德都要笑巴毗咧地凑到西屋，不弄个汗巴流水心满意足轻易不肯离去。

这年秋天，赵家小子赶着驴车去邻村抓猪羔，走了一段路，又急急忙忙跑回来。进院时他看到了那匹马，开开门想说句殷勤的话，却不由得一下呆在那里：辛文德正光巴出溜地折腾在媳妇身上。听见门响，辛文德抬起头，见是赵家小子不由得愣了一下，可他马上又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哥们儿，回来有事吗？”赵家小子擦了把汗，嘿嘿讪笑着：“没事没事儿，我忘了拿麻袋了，上仓子拿了就走。”辛文德啊啊着，礼貌地说：“没别的事，大哥就不下去了……”

清晨，随着东方泛起一抹明亮，茫茫草原上升腾起飘渺的晨雾，清亮亮的洮儿河边，也开始响起愈加响亮的虫鸣。

那个发了霉的草堆上，韩夏氏掀开狗啃似的半床破被，睡眼惺忪地坐起来。虽然才几个月工夫，她明显地消瘦了，也变老了，扎模棵一样的头发上，粘着横七竖八的乱草。韩夏氏抬手揉揉眼睛，看了看佝偻在破衣烂衫下的几个儿子，便再一次深情地打量起这绿色的草原来。

韩夏氏带领她的儿女们，从遥远的山东走来，从苍白的冰天雪地走来，从孤苦无望的贫穷走来。过了山海关，尽管屡遭劫难生离死别，她连想都没想过停止前进的步伐；“过了法库门，一半牲口一半人”，也没有半点儿迟疑；“过了郑家屯，只见牲口不见人”，她依然坚定地迈着大步。直到昨个下晌，来到白亮亮的洮儿河畔，看着蓝天白云下，那溜腰深的草海随风掀起一排排绿浪，从远方翻腾着滚到脚下，又从脚下一波一波地推向远方，露出一群群红的牛白的羊时，韩夏氏那愁苦的脸才现出真实的笑容。并很快放下扁担，跟着儿子们跑向草原，去采摘花朵，寻找鸟窝儿，甚至脱却破衣烂衫跳进河里，痛痛快快地撩水洗脸，叽叽嘎嘎摸鱼。

刚才，韩夏氏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家人在洮儿河边落下了脚，盖上了一大溜砖瓦房，开垦了大片土地养了成群的牛羊。老三韩国栋也找来了，一家人团团圆圆。特别是老四念成了大书还当上了官相，穿着绫罗绸缎骑着高头大马，在一群官兵护卫下威风凛凛地回了家。那些南北二屯的地主老爷，一边吆喝伙计，把一

坛坛好酒一担担绫罗绸缎抬进屋子，一边赶忙倒退着离开了院子……

那轮杏黄色太阳在草原上冉冉升起时，韩夏氏终于爬起身来。她到河边出了一趟，咯咯吱吱洗了手脸，便支起锅灶忙活做饭。随着敲打火镰火石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土灶下柴草劈劈啪啪地燃起火苗，破盆里很快便传出了阵阵饭香。韩国发韩国才老四以及狗剩子也都起来了，到草地上撒了泡尿到河里洗了把脸，一个个便都凑蹭着蹲到饭锅前。逃荒人家的饭简单，也吃的利落。每个人用两手捧着灰黑的泥碗，一边不停转动，一边哧溜哧溜地抽吸着苞米面糊糊。

一家人吃了饭洗了碗，韩夏氏正往篮子里装着破东乱西，韩老四突然一惊一乍地喊起来：“娘啊哥呀，你们快看啊！”娘几个抬头一看，不由得惊呆了：在北面那茫茫草原的雾气飘渺之中，飘浮着一座美丽的白色城市。那城市宽宽的街道，一排排高楼，随着雾气的飘动升腾，琼楼玉宇不时变幻模样，放射出万点星光。像天宫一样漂亮，仙境一样迷人。看着看着，娘几个被彻底惊呆了，就那样久久站立，久久瞭望，像凝固了的难民雕像戳在洒满晨露的草原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韩老四第一个猴子似的跳起来，向前狂奔而去。韩夏氏一边喊着“老四你慢点儿！”一边挑起扁担，和几个儿子疯了似的跑向前去。

娘几个永远也不会忘记，他们疯狂追逐的白色海市蜃楼，在贴晌时分，居然一点点儿清淡飘落，化作了眼前一座真实的城市。当他们挥着汗水跑到跟前时，只见城门上方赫然写着两个黑色大字：白城！

那天，韩夏氏和儿子们，是满怀激动进入城里的。小城虽然不大，充其量也不过五六里地方圆，可城墙却都是用黄泥拌秧脚插成的，足有一丈五尺多高，六七尺宽。城墙上巡哨的清兵，就那样两个人并排行走，面对面借火抽烟，搭搭咯咯说话儿。城门边也站着几个挎枪的清兵，盘查可疑的人马车辆。当背包罗伞的娘几个走进城门时，看门的连睬都没睬他们一眼。

娘几个走在直溜儿敞亮的街道上，看着一趟趟规整的房屋，一排排翠绿的杨柳，无不感到亲切和美好。不知不觉中，他们来到了城市的中心地带，道路两边也排开了一户户商家店铺。烧锅门前高高的木杆上，随风晃动着两个装酒的葫芦，从窗户房门向外散发着浓浓的酒糟气味儿；煎饼铺麻花铺和一家家饭馆，除在门楣上方挂着“君再来”“醉八仙”等牌匾，还在木杆上挂起飘着布条的红色幌子，让人们远远就能看到这吃饭喝酒的去处；铁匠炉敞开的门里，几个汉子正光膀子抡着大锤，乒乒乓乓打铁，向四处溅着灿烂的火星；剃头棚里端坐的两个男人，面颊上抹着白白的胰子沫，那把放着青光的剃头刀，把他们的脸和额头刮得明光锃亮……